

# 一个人的孤独呓语

## ——阿慧和她的文字世界

■董素芝

作家书稿

一切风格都是姿态，  
心智的姿态和灵魂的姿态。

——瓦尔·特罗利(英国)

不知是阿慧撞了神，还是神撞上了阿慧，不惑之年后，幽默又富有童趣的笑星范儿阿慧突然抑郁了，她一个人踽踽在大街小巷，不分白天和黑夜，发出幽灵般窸窸窣窣的梦呓：“夜睡着，我醒着”、“我像风一样在暗夜里游走，游走的还有像我一样寒冷的风”、“出租车灯在城市的夜里飘忽，这是小城梦的呓语旅行社。门前有大巴车泊在那里，像渡我出海的那叶方舟。方舟上的人不同表情地看我，我面无表情地落座……”

当阿慧对着几个朋友一遍一遍吟咏她悲伤的呓语时，笑成一片的我们没给阿慧一点抚慰，只把阿慧的忧伤摔成一个个快乐的碎片，然后把她拉到不可抗拒的快乐此岸。看着啼笑皆非，四次都没能把一场忧伤读完的阿慧，我叹了口气，拍着她的肩说：“伙计，我知道卡夫卡是怎么出来的了！都是像阿慧这样被‘焖’成的。自个儿回家欣赏吧。”

哂笑没有击退阿慧，因为连上了卡夫卡，阿慧倒像从中得到激励，“寒夜里找不到家”的阿慧梦呓声越来越大了，有了《寻找阳光》、《像风飘过》、《奈我荷》等如梦如幻、如泣如诉的呼喊，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听到了她咔咔嚓嚓的破冰声。

……春来了，什么都挡不住了。

伴着春天来临的，是阿慧一篇篇充满乡村野气，带着人性忧伤的诗性文字。我知道，阿慧那暗夜里奔跑呼喊的灵魂，已在挣扎中经历了暗流涌动的破冰期阵痛，开始一场灵魂新的放逐。

### 一、作家和笑星范儿

其实，其实，并非我们不懂阿慧的忧伤，实在是阿慧太有笑星范儿。当她拿着自己的手稿有模有样地想读出她的忧伤时，我们却像面对一场开怀的小品，舞台上的她悲伤与否，惹出的只是笑。谁让阿慧一向只与快乐有关呢！而且，即便阿慧忧伤时，也不忘用自己的语言将诙谐幽默传递给别人，成为我们快乐的一部分。我们又岂容她独自悲伤？就像总把欢笑送给观众的丽蓉大妈，当她人生舞台的大幕骤然落下时，熟悉和不熟悉她的，都会笑着讲起她的故事，似乎这一切与生死无关。

戏谑中不乏发现，诙谐中充满智慧。阿慧式快乐让人想起走到哪里都笑成一片的笑星。她时而羞涩成清纯少女，时而成无大无小的顽童，童趣横生，时而又自侃自娱成笑星，笑翻一个世界。我们赐她“可爱”。

记得第一次和阿慧亲密接触，是十几年前我俩同时到周口日报副刊部做编辑。要做同事了，编辑部召集第一次见面会。初来乍到的我正惶惑时，阿慧掂着裙子婀娜多姿地走了过来，然后扑过来向我们逐个拥抱，热烈得像老外，让我在瞬间的惊骇后惊讶。后来知道阿慧是少数民族，是五十六民族中唯一的舶来族——回族。

做同事不久，有过一次偶像“比拼”。因为报社停假，我俩跑到沙颍河的岸边闲聊，谈文学，谈偶像。我说我崇拜鲁迅，幽默机智充满力量。阿慧说她崇拜贾平凹，说你知道吧，人家贾平凹是鬼才，那语言才叫够味儿，他的书我见一本买一本。当时贾平凹的《废都》正因被视为和《金瓶梅》有一拼而狼烟四起。我笑，笑阿慧对贾生的偏爱。阿慧却拍手：“嘻嘻，俺得意，你崇拜的人已死了，想见也见不着了，俺崇拜的还活着，俺比你强。”一句话，我败在了阿慧的手下。

一年的编辑缘把我们结成了天赐的文学圈子，时而，也会听到阿慧挚念文学的声音，但朋友都视为笑谈。因为按出名趁早的理论，阿慧出道晚了点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实在看不上一个天才笑星写成一个苦大仇深的文字匠，我们需要快活的阿慧。为此，我们不止一次集体劝说阿慧进京找巩汉林，亲爱的赵丽蓉大妈去了，可爱的阿慧是出场的时候了。我们历数小品演员的风光，诉说作家的不易，都

劝她去找那个瘦瘦的说话怪怪的巩汉林做搭档，一举成名，我们好做经济人数钱。阿慧站起来，用她柔软的肢体一边作绾发髻状，一边得意地说：“看看我，头发绾起来像赵丽蓉，散下来像刘欢。咋看都是大明星，就不是一般人儿。”

总能翻出花样来的阿慧，让我们生活在她的快乐制造里。有时想，阿慧的“嘻嘻”背后，内心其实一直是“软抗”的。转过身去，她一定嫌我们俗，瞪着她的杏眼又着她的细腰一脸不屑地说，我，堂堂的作家材料，当那个什么笑星？作家是笑星能比的吗？俺偏不。俺的偶像是贾平凹，俺心甘情愿愿做他的粉丝。

“软抗”着的阿慧，仍偷偷用文字滋润心灵。直到有一天，阿慧奶奶的祭日，当她跌跌撞撞、撕心裂肺地跑过曾经与奶奶无数次走过的小路，在奶奶坟前痛哭一场后，阿慧突然有神了，喷发了。从《小路那头》开始，阿慧一鼓作气写了《俺家老奶》、《天边那篇白》、《大沙河》、《皂角下的女人》等感人的家族系列和《羊来羊去》、《微笑的驴》等人畜共融的文章，让我们在惊诧中瞪大了眼睛，阿慧则在“战战兢兢”地请求“指正”后，转身偷着乐去了。

于是，出道晚却出手迅猛的阿慧一不小心就从众多的散文作家中冒了出来，不但摘取了全国冰心散文奖，还迅速成为回族文坛的领跑者之一。2010年，当头戴盖头的阿慧，庄严地坐在中国西部穆斯林妇女发展论坛主题会的主席台上，正襟危坐发言时，我不禁也壮了壮腰板，抽了口气，因为我们的阿慧从来没有这么庄严过。阿慧说：“30年来的教学生涯，让总长不大的我渐渐成熟起来；社会的跌宕起伏、生活的纷繁多彩，使我感悟了诸多的文学元素。1993年，当我拿起笔来写一篇篇稚气的文字，开始发表散文、小说时，感激生养我的这片土地，不仅仅养育了我，而且成为我的精神营养来源。那浸润着大沙河甘甜河水的土地、它那叠加了五千年历史的膏壤，竟使我常常盈满热泪。”

### 二、暗夜和乡村

似乎一夜之间，那个幽默的阿慧成了两半，一半快乐，一半凄凉；一半阳光，一半阴影，阿慧用她的文字呓语创造了“暗夜”和“乡村”。

暗夜中的阿慧是抑郁的。“夜可以自由进入，我触摸夜的影子，结果触到了我自己，我的呼吸带有夜的颜色。”(《凌晨两点的夜》)在《像风飘过》、《寻找阳光》、《奈我荷》中，阿慧用奔涌的情绪，或者捉捕偶然浮现的情绪，通过呓语、梦幻、对话乃至幻觉潜意识，营构着风、柳丝、夜、天路、雕花大床、空站、阳光等意象，让灵魂在暗夜里奔腾呼喊，在这里，我们倾听到了阿慧灵魂深处的孤独呓语，这种孤独承载了她整个生命的重量。

“夜自放大着我的脚步，嗒嗒的似一只衰老的时钟。我踩着灯的影子，树又将我的影子踩得生痛。风把我的长发扯得纷乱，如路边飘摇的柳丝。”(《像风飘过》)

“这生命的呼喊使我震颤了，这叫声划破黑暗的帷幕引来明晃晃的太阳，我在这阳光里寻找温暖和希望。这叫声如一只有力的手臂，牵着我忍着病用力前行。”(《寻找阳光》)

阿慧的文字是诗性的，多变的，摇曳的，在动态和静态的交织中，她把缥缈无形的心理感觉外化成了具体可感的视角意象。这种精神意象的漫游，让我们感觉到了阿慧女性意识的觉醒，灵魂的冲突和挣扎，她在冲突中寻找阳光、力量，以及冲突中的精神拷问和自我抚慰。

“乡村”里的阿慧是欢快的，明丽的，这是她和奶奶的世界。沙颍河岸，一个扎着牛角辫的女孩一蹦一跳而来，讲述她的乡村，她的野苇洼的故事，这女孩子渐远了，走来了“我太奶”、“我奶妈”、“我小姑”、“小妖女”、“丫头片子”、“我侄女”，漫出一个阿慧家族的故事。而奶奶则是她“乡村”的主角。

因县城工作的父母无暇顾及，阿慧很小时就被奶奶带到乡下，与奶奶在相依为命中度过了童年。虽然城乡落差对她心灵有所伤害，但奶奶隐忍、豁达、博爱的人生态度影响教化了她，苦难的乡村经历增加了阿慧生活的广度、厚度、深度，也为她寂寞的童年带来了亮色。也

因此，阿慧对童年的回忆是奔涌而出，几近一气呵成的。她一气写下了《小路那头》、《天边那片白》等以奶奶为主及其家族系列的文章，一篇比一篇自如灵动。

乡村的土地温暖包容了阿慧，也给了阿慧敏锐的生命意识。万物向她传递着关于生命的隐秘信息，成为她的一条精神通道，一条通向温暖的路。“我静静地坐在枣树上，我的生命不再卑微。太阳离我很近，它的温暖，温暖着我的身体和灵魂。”(《树上的童年》)正是这“万物与我为一”的眼光，给了阿慧对土地和万物的眷恋和包容，使她与每一个生物或非生物，比如一块土坷垃或一棵树都可以共悲共喜，对身边所有的生命她都能保持亲切感，而没有高级动物的优越。

“我的第一次呼吸就有着羊味，羊的记忆里留有我的第一声啼哭”，《羊来羊去》这意味深长的开篇道出了阿慧人畜共享自然的胸怀和眼光，也感知了阿慧作为一个回族作家的文化归属感。

“我不吃饭，跑出来看炊烟，见一缕乳白色缓缓升上蓝天。那是树叶的灵魂，它悠悠地飞向广袤的天空，戴着我的草帽。”(《戴着草帽的炊烟》)

“一棵上了年纪的杨树灰白地立着，赤裸的树冠上—坨黑的鸟窝，只是窝，鸟没了，树就少了热闹，它就站着睡着了，我倚着它摇晃几下，见它没有醒的意思，就独自走开了。”(《迷失的乡野》)

多年后，在城市迷惘求索的阿慧说，“(我和奶奶移植下的)小桃树一次次开花结果时，我却在很远的一个城市里开花结果了。面对城市森林般的高楼大厦，我却常有没有根的感觉。日复一日，家乡的人和事连同那小桃树时刻牵扯得我心疼疼痛，原来我的根仍牢牢地扎在豫东那个叫大于庄的小村里”。

### 三、意象和情绪

艺术感觉力成就了阿慧的艺术特质，也使阿慧能舞着情绪、意象两只翅膀在文字中飞扬和驰骋。阿慧一反传统散文的那种唯美的抒情笔调，借助梦幻、独白、呓语等构成感觉碎片、思维碎片、语言碎片，呈现了虚渺朦胧的叙事姿态，使文字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和蒙太奇的新奇。

当我写到这里时，似乎无法回避上世纪九十年代散文史上一次轰轰烈烈的“新散文”革命。

新散文革语言的命，革文本的命，革生活的命，亮起了纯审美写作的旗帜。它注重个人情绪、内心意象的表达，强化细节描绘。在写法上，新散文大量引进应用现代小说、戏剧、诗歌的艺术手法，打破各文体间的分野，打破虚构与真实的界限，更加重视过程，而轻视结局。

而阿慧，一不小心已成为周口乃至河南新散文写手的代表。

在《像风飘过》、《寻找阳光》等文本中，采用的都是以情绪和意象为线索的结构形式，借助于风和夜、空站、阳光、疾病等意象和意识的流动，从深层次上表达了身居城市的“我”无家可归的焦灼，及人生的虚无感。在艺术方面，则是淡化讲述，让一个个意象，一系列的动作、感觉、潜意识纷至沓来，它们像一连串大幅度游移跃动的音符，构成了文本内在的律动。

在《西洼里的童年》、《风动野苇洼》、《树上的童年》、《泥娃》等童年乡村系列中，阿慧借助情绪和意象，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，漫不经心地捕捉生活的诗意，那里有泥土的清香、麦苗的油绿、小鸡们的欢快，以及玩打仗做英雄、爬树摘枣吃、偷捡树叶、勇打黄鼠狼、蚱蜢磕头求饶等童年零星的生活片段，鲜活又富有诗性。

“田边总有大坷垃静静地躺着，褐黄的土地泛着金色的温暖，土坷垃的间歇里总是生长着野花和草，像它的花环和长发，我喜爱着我的土地妈妈，躺在上面的时候，那温软和踏实像血液一样游进身体的每一寸地方。”(《泥娃》)

“我们哇哇地背着，声音传到教室每

一个角落，每一条墙缝，又从墙缝撞出来，钻出门窗，随晨雾扯向村庄。”(《早课》)

阿慧带着情绪和意象的文字，让我想起几米。几米让漫画成为另一种清新舒洁的文学语言。他的漫画充满都市感，营造出诗意的画面和深情迷人的风采。而阿慧，则用语言画出了迷人的乡村风采，是乡村的童话和寓言。

阿慧也像几米一样创造了一个和她相匹配的世界，一个独立王国。在这里，阿慧创造了她和奶奶的村庄、她的西洼王国。而阿慧，是出没于乡野的顽童，她对奶奶、小大大、四巧说话，对羊、驴、猫说话，对树、云、风、河说话，对夜，对太阳说话，对万物生灵说话，是孩童第一次见世界的惊喜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悲悲喜喜，喜喜悲悲，有快乐，有幸福，有丑恶，也有悲伤，但却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，弥漫着“和”与温情。

作家梅洁在评点《西洼里的童年》时说：“孤独的祖孙两人并没有因失去村里的房子而沮丧，在旷远寂寥且埋着尸骨的乡野，善良的她们开始了与大自然亲密的接触，于是，心灵开始了新的放逐，生活随即也开始了别一种意义。我们见多了因政治放逐到农村后对凄楚和屈辱的书写，阿慧一反常规地在写欢乐，也许这是信仰清纯而神秘的力量吧。”

但正像“情绪”和“意象”成就了所有新散文作者一样，这一对翅膀也让新散文作者面临何处突围的困境。对新散文来说，文本中蕴含的挥之不去的虚无氛围，那种轻盈飘逸后的无力和失重感，以及在自由状态中如何表现心灵拥有的宽度和深度，成为一个有难度的选择。

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，日日新的世界已失却了它的“统一性”，书写者成为退守到书房的“孤独个人”，开始了文字世界的漂泊和漫游。在这条路上，即便是开现代主义小说“一代之先”的卡夫卡也难免孤独成一个人的呓语，去生前，曾强烈要求朋友让其在他死后把一生所有作品全部销毁。而自称“走过了，我笑。两面人，典型的，是我”的阿慧，自然仍要在历经一场场暗夜的冲突和挣扎后，带着诙谐、戏谑，笑意满颜地走在阳光的路上。阿慧深深明白这一点。她说“人，在切断同母亲相连脐带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一个人的孤独，生是两个人的努力，死是一个人的路程。夜，更像一个硕大的子宫，我的游戏没有尽头”。

愿孤独中游弋的阿慧，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

